

发生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的故事

雨林奇遇

谢恩光 著



勐腊县林业局
云南民族出版社

发生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的故事

雨林奇遇

谢恩光 著

勐腊县林业局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林奇遇/谢恩光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367-4271-0

I.雨… II.谢…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717 号

责任编辑	王时炜
特邀编辑	徐金坤
责任印制	曾 刚 余尔昶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 邮编:650032) E-mail:ynbook@vip.163.com
印 刷	普洱方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3500 册
定 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271-0 I·847

《雨林奇遇》编著工作小组

主 编:孙重民

作 者:谢恩光

副 主 编:何志刚

编 审:刀亚斌 校 甲 李 青

孙重民 李本泽

责任编辑:刘云舒 王晓静

谢 伟 高雪艳

洒向热带雨林的真情

——代序

孙重民

1998年,我县广播电视局退休干部谢恩光与人合著的长篇小说《西双版纳密林深处的故事——神秘的热带雨林》,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我虽然没能捧读过,但却早有耳闻,听说是一本描写西双版纳这片广袤的热带森林中奇妙自然世界的第一部乡土文学作品。遗憾的是该部作品没有在当地发行,没能与众多的本地读者共同分享。年初,经李本泽老师荐介,我有幸拜读了谢恩光老师的又一部小说文稿《雨林奇遇》,从文稿中我看到了一个“林业人”40多年走过的足迹,这些足迹跃然纸上。文稿中的主人公正是一代代“林业人”为这片绿洲的永恒,铸就的“林业人”精神的代表和真实写照,那就是长年以林为家,历尽艰辛,锲而不舍,勤奋执着,甘于奉献。也颂扬了西双版纳各族人民为保护这片地球上为数不多的热带雨林及生活在雨林中的动植物而做出的卓越贡献。

小说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神奇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勐腊县林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为

背景,准确地把握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众多野生动物的特征、性情、活动特点及生活习性,并以作者亲身经历及其真实、丰富、可贵的生活素材为基础进行创作。作者严肃思考,立场鲜明,褒贬混用,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语言流畅,似乎写得很随意,却又耐人寻味。从热带林海里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到动物中的钟情鸟、鸟蜂、小麋鹿、野象、华南虎、蟒蛇吞食小野牛、野牛复仇等等,都写得有特点、有个性、有忧患意识,对边疆少数民族爱护自然生态环境及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刻画,给人一种自然、亲切的感受。作者通过运用朴实简洁、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让雨林深处的自然魅力如画卷一般展示给读者,让人深深向往,作者用“自由自在和自然”的语言风格标示着个人的特点和真情。

作者以半个世纪以来,在这片热土上的生活阅历及在这片绿洲林海中的经历和感悟进行创作,正如在“深深的眷恋”一节里描写的那样。由于历史等原因,人类承袭了传统的狩猎的生活惯性,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打猎护产”对人为的狩猎行为冠以“政策保护”。到 70 年代,毁林种粮,原始森林里的自然资源、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直接受到威胁,人为的追猎捕杀野生动物和变本加厉的盲目行径,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日益剧减,国家珍稀物种濒临灭绝。使人们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慢慢地觉醒了。80 年代以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被划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原始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等都被立法加以保护。这个保护区却是来之不易,在地球北回归线上下(北纬 21° ~ 23° 之间)的地带上,唯有西双版纳保留着完好的热带雨林,除了人类籍以生存的空间外,也同样有它们合理生存的一片自然空间。像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那样生存着种类如此繁多的野生动植物,像这样鲜活而迷人的动植物世界,是一片并非常人所能涉足的保护区。而人们对热带雨林的好奇感和求知欲,正是本书中主人公波香盘和许老师这两位作为十分熟知西双版纳这片热带雨林的“林业人”,通过在热带雨林的各种奇遇和经历,向两个青年艾香和梦云传授了许多在热带雨林中生存的本领、技巧和自然知识,解答着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不解之谜。不仅介绍了热带林海里世人奇之,令人不测的许多奇闻趣事,还带着读者对这片原始的绿洲进行了一次十分神秘而别有情趣的游历。该书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和警示性于一体的文学作品,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和见闻介绍了热带雨林中的相关动植物知识,使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对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动物种群及其各种动植物的生长、活生习性等有了一定的认识,激发着人们对通过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以至最终挽救人类自生的生存环境而不懈努力的主人职责,这也正是我们编撰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谢恩光退休后,还致力于对几十年来辗转于雨林的追思和记录,追思着这片热土,感恩着大自然的哺育,抒发着对这片雨

林的“真情”，对自然给予的“谢恩”和“报答”。人是不可选择地生活在社会中的，只要人生活在时代中、社会中，就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资源的问题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全人类长期不懈地进行科学探索的问题。谢恩光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坚持笔耕不辍，本书最后成稿时，可以说他是坐在轮椅上，鼻孔上插着氧气管，在病榻中写写停停，停一阵写一阵，日复一日地以顽强写作与病魔抢时间，可以说，他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写作”，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对生命的意义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求索，是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考，而谁又能知道这种思考竟是出自一位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那“朴朴素素的美和平平淡淡的真”的追求。谢恩光是用全部的情感和心血在谱写，抒发着他对热带雨林生态圈的理性思考和感情、感悟。人生中最难书写的是精神，他却用坚强的毅力，创造了生命的延续和事业的辉煌，值得我们敬佩和敬仰。

《雨林奇遇》的出版，是谢恩光以林业为题材完成的又一文学成就，我们感到欣慰。应作者之邀，伏笔作序，以示祝贺！

二〇〇八年二月于勐腊

目 录

一、西双版纳,妈妈的故乡	(1)
二、初进雨林	(10)
三、险骇的厮杀	(29)
四、半夜不速客	(40)
五、通过野人峡谷	(51)
六、南贡山的钟情鸟	(62)
七、雨林深处有枪声	(74)
八、神奇的小草	(83)
九、小麂鹿的抽疯病	(88)
十、野牛复仇记	(95)
十一、剧毒植物狗脑花	(108)
十二、神秘河和宝角牛洞	(113)
十三、回归大自然	(120)
十四、猎人的骗术	(140)
十五、会杀人的树和有厕所的动物	(146)
十六、特殊的战斗	(165)
十七、与庞然大物相遇	(179)
十八、会走路的活枕头	(192)
十九、跨国人家	(198)
二十、深深的眷恋	(208)
后 记	(216)

一、西双版纳，妈妈的故乡

1998年7月下旬一个雨季里难得的晴天，一架波音飞机平平稳稳地降落在西双版纳机场，阔别故乡二十年的傣族女子玉光罕和她的儿子梦云就是乘坐这架飞机从上海回老家西双版纳来探亲访友的，母子俩刚走出机场门厅，就被等候在这里的亲人和朋友们给团团围住了。

一个个头比梦云稍大一点，肤色比梦云稍黑一点的傣族男孩紧紧地握着梦云的手深情地说：“梦云呀梦云，我们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一边说一边接过了梦云的行包。

梦云用带有“上海特色”的普通话回答说：“是啊，艾香哥，我也终于来到了美丽神奇的双双版纳，来到了妈妈的故乡，来到了你们的身边。”

梦云和艾香虽说还是初次见面，但是他们并不陌生。近几年来，他们经常互通书信，电话和网上交谈也很频繁。另外，艾香和他父亲波香盘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所遇到的那些惊险的故事梦云也听得多了，所以，他们之间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梦云是上海知青孙建华和西双版纳傣家女子玉光罕的儿子，今年十四岁，初中二年级学生。他那圆圆的脸蛋长得既像他爹又像他娘，一眼就看得出是个又聪明又活泼的孩子。

到机场迎接玉光罕母子俩的除了从那号称“绿色宝地”的勐腊专程赶来的波香盘父子之外,还有一些是居住在景洪的亲朋好友。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前来迎接,看得出梦云和他妈妈都非常高兴。

梦云和艾香他们只在景洪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乘坐中巴客车回勐腊去了。

客车过了澜沧江大桥就顺着柏油马路沿江而下,过了风光如画的橄榄坝,一直朝着东南方向驶去。越往前走绿色越浓,浩瀚的热带雨林简直使人看不透、望不穿。

梦云和艾香紧挨着坐在一排座位上,从上车时开始,他俩就没有停止过说话。

“我妈妈常对我说西双版纳属亚热带,现在应该是一年中 hottest 的酷夏,为什么我倒觉得这里的气候还没有我们上海那样闷热呢?”这是梦云来到版纳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艾香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春夏秋冬之分而只有旱季和雨季,我们这里的雨季虽然正好是你们那里的夏季,但我们这里有雨水和大森林的调节,所以你才会觉得不怎么闷热。”

“是啊,你们这里的森林实在是太多太密了,远远超过了我所想象的程度,你们这里实在是太美了。”

“这算什么?你还没有见着那些更茂密、更美丽的真正的热带雨林呢。”艾香有点故弄玄虚地说:“不过,你别光看它美,你可能没有想到过,在这些美丽的热带雨林里,还隐藏着许

多多惊险呢。”

“我不怕什么惊险，这一回呀，我就是冲着这些大森林里的惊险而来的。”

梦云是个好强的孩子，他才不管什么惊险不惊险呢，这一回来西双版纳，是经过他近三年时间的“苦苦哀求”，他爹妈才勉强同意的，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作好了探险的思想准备。

越往前走森林越密，越往前走，所见到的植物越异样。针叶植物几乎完全见不到了，一望无边的大密林全都是些阔叶植物和棕榈植物。在遮天盖地的高大乔木底下，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藤蔓和大海芋、野芭蕉、野姜苗以及许许多多一般人叫不出名来的植物，绿色植被把大地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坐在客车里就能闻到一股股大密林特有的清香味。

梦云和他妈妈全神贯注地观看着车窗外的一切。梦云的妈妈玉光罕是因为重返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而激动；而梦云却是被这些一望无边、神秘莫测的热带雨林给迷住了。此次预计为二十多天的版纳之行，将会给梦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美好而又惊险的记忆。

客车过了小勐仑又过了罗梭江大桥时，坐在前排的一个大胡子中年男子转过头来对梦云说：“这位小朋友，人们都说，没有到过勐仑植物园就等于没有到过西双版纳，所有来到西双版纳的国内外大人物都一定要到勐仑植物园来看一看，而且还要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石头上写下他们的大名，以此来证明他们

曾经来过美丽神奇的西双版纳。看得出,你也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小小旅行家,你为什么不进去看一看呢?”

梦云回答说:“谢谢叔叔的指点,勐仑植物园我是一定要看的,但不是现在。按照我和我的表哥事先商定的计划,我们首先要考察国家级勐腊自然保护区和尚勇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完了还要到一个叫做瑶山村的地方去看一看,听说那里有一户全国独一无二的跨国人家,说是那家人的卧室和客厅在中国境内,而厨房和饭堂却在邻国老挝境内。”

艾香接着梦云的话说:“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还要参观考察正在建设中的磨憨口岸,那里是未来国际大通道昆曼公路的出入口岸,另外,我们还要参观考察一下澜沧江湄公河上中国国内的第一港——关累港,最后才是勐仑植物园。”

“哎!你们真有福气。”大胡子男人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我在西双版纳生活了三十多年,还从来没有机会去过你们所说的那些地方呢,特别是那些令人神往的热带雨林,我几次想去都没有能去成。”

梦云好奇地问道:“那是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常委通不过呗。”

“哟!看不出叔叔还是个大官呢。”

“什么狗屁的大官。”和大胡子叔叔坐在同一排座位上的另一个叔叔笑着说:“他说的常委是指他家那厉害的老婆。”

大半车的人听后都笑了,梦云、艾香父子和玉光罕也都笑

了。

梦云边笑边说：“想不到你们大密林边的人都这样幽默，这样随和好玩。”

笑声过后，梦云暗暗在想：那大胡子叔叔家老婆到底是因为何不“批准”大胡子叔叔进热带雨林呢？是不是也和艾香所说的惊险有关呢？不管他，反正我决心已下，不进雨林非好汉！

客车继续向南行驶，过了山水如画的勐远，到了南贡山脚下那片大密林的边沿，车窗外到处都是绿色的世界和绿色的海洋，真是绿得透彻，绿得闪闪发光。

梦云手中一直拿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支红蓝铅笔，一路上他沿着所走过的地方画着红线。地图册上的红线不断向前延伸，几乎已经画通了云南省南端那个最突出、最特殊的内陆半岛。

客车快要下完到勐腊县城的最后一道十里长坡时，展现在眼前的又是另一种景色。公路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溪弯弯曲曲地向下而去，小溪两岸和公路两旁到处都是非常好看的学名叫做藤竹的倒吊竹。那是一种似藤非藤的野生竹，它们依附着高大的树木一直往上攀爬，爬通了树冠之后又将尖梢向下垂吊。它的每一道竹节上都生长着蓬蓬松松的竹叶，看上去很像是一条条动物的尾巴，因此，当地的傣家人把这种竹子叫做梅憨（傣语，尾巴竹）。在尾巴竹生长得比较稀疏的地方，生长着一些非常好看的伞状蕨类植物。

一直在和姨妹玉光罕叙旧的波香盘,这时转过头来指着那些伞状植物告诉梦云说:“它的学名叫做桫欏,当地也有人把它叫做树蕨,是一种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古生物,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作植物的活化石,这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稀有物种之一。”

一串串美丽的藤竹,一棵棵漂亮的桫欏,把小溪两岸点缀得如诗如画。

“大姨爹,这里就该是大密林的近郊了吧?”

“不,恰好相反,这里不是大密林的近郊而是勐腊县城的近郊。喏,再转两道弯就该看到勐腊县城了。”

说话间,客车过完了林间峡谷,光线一下子就强起来,边城勐腊到了。

玉光罕的老家曼纳端离县城还有五公里路,下了客车后,波香盘又叫了一辆出租车。玉光罕还没有想完景洪、勐仑和一路上所见到的变化,现在又看到了她几乎不认识了了的勐腊,她激动,激动得两眼闪动着泪花。

出租车在波香盘家门口停下,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咪香盘一把就紧紧地搂住了离别二十多年的亲妹妹玉光罕,她们什么也没有说,她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满脸的热泪。

玉光罕回来了!玉光罕和孙建华的儿子梦云也回来了!这消息就像无线电波那样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曼纳端寨,不一会工夫,波香盘家那大板楼上就拥挤得水泄不通。

看着梦云的身影,挤在木板楼角落里的人们开始小声地议

论起来了：

“呀！还真像。”

“像谁？”

“废话，像他爹呗，还能像谁。”

角落里传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

“是的，像极了，不但面孔像，就连走路的动作都像。”

“我看就只有一点不太像。”

“哪一点不太像？”

“他爹更黑，他更白。”

“他爹当年那是被我们这里的太阳给烤黑了的。”

“没有听说过连太阳还分我们这里的和他们那里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听过《红太阳照边疆》那首歌的缘故。”

“哈哈！哈哈！”又是一阵轻微的笑声。

傍晚七点钟，欢迎玉光罕和梦云的家庭晚宴开始了。一位傣家少女像电视里的歌星那样，把麦克风送到嘴边，用一口带有“傣味”的普通话宣布欢迎晚宴正式开始。紧接着，欢快的傣族歌曲一曲又一曲，优美婀娜的傣舞一个又一个，欢乐祥和的气氛充满了大板楼的每个角落，一时间，所有的思念和惆怅以及旅途的疲劳都烟消云散。

在晚宴上，梦云不仅第一次欣赏到了多姿多彩的傣族民间歌舞节目，尝到了源于真正傣乡的傣味佳肴，而且还接受了村里长老们的拴线祝福和傣家少女们的纪念香包，热情好客而又

幽默风趣的傣家人给梦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梦云的大姨爹波香盘出生于1953年，现年四十五岁，中等个子，健壮的体魄，一副和蔼的面孔，一看就是个好处的人。波香盘小时候的乳名叫做艾保，他从小就喜欢大密林，九岁上学读书，才十三岁就经常跟着他的班主任许老师进山打猎，十四岁小学毕业后就独闯一方，因胆子大枪法好，才十六岁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从那时起，乡亲们就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盘”字，成了艾保盘（傣语猎手艾保的意思）。在那以后的十几年间，惨死在他枪口下的野生动物总数仅次于许老师，成了“南腊河畔的第二只猎狗”。

1975年的泼水节期间，刚结婚不久的艾保盘带着在本村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孙建华进山打猎，在一处雨林峡谷中被一群凶猛的野象追杀。在逃命的过程中，孙建华不小心跌倒在一个乱石堆上扭伤了脚脖子，只差一点没有被野象踩死，是艾保盘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野象的鼻子旁边抢出来的，所以他们之间可称得上是生死患难之交了。

从1975年到1978年的四年间，艾保盘的妻子曾两次怀孕都流了产，乡间有传言说这是“野生动物的冤魂在作怪”。虽然此话并不可信，但艾保盘还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并作了认真的反省，于1979年春开始戒断了猎瘾，像许老师那样，从一个猎杀野生动物的刽子手主动转变成了一个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志愿者，当年就在自家承包的荒山上种下了一百多亩橡胶和